

蘇東坡

张旭军 著

断案传奇

黄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蘇東坡

斷案傳奇

张旭军 著

黃州篇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东坡断案传奇·黄州篇 / 张旭军著. -- 昆明:
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 - 7 - 222 - 10268 - 2

I. ①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侦探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5573 号

出品人 刘大伟
责任编辑 唐贵明
责任校对 唐贵明
装帧设计 西里
责任印刷 洪中丽

书 名 苏东坡断案传奇·黄州篇
作 者 张旭军 著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网 址 www. ynpph. com. cn
E - mail rmszbs@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34. 5
字 数 670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排 版 昆明滇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2 - 10268 - 2
定 价 39. 80 元

尊敬的读者: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发行部电话: (0871) 4191604 4107628 (邮购)

目 录

第一卷 致命毒蛊	1
一 致命毒蛊.....	1
二 临江书院.....	14
三 莫名书卷.....	25
四 利欲熏心.....	44
五 艳诗玄机.....	55
六 赤壁怀古.....	65
第二卷 黄州迷案	70
一 东坡雪堂.....	70
二 无头尸首.....	76
三 府衙疑云.....	87
四 连环命案.....	101
五 悬案余波.....	115
六 真相大白.....	124
七 罪恶真凶.....	133
第三卷 鬼魅传说	138
一 鬼魅传说.....	138
二 鬼魅疑踪.....	146
三 鬼哭人悲.....	157
四 鬼瞰其室.....	163
五 鬼也人也.....	170
第四卷 灵草记	175

一	怪医论	175
二	血灵草	182
三	半随园	189
四	鼓子花	193
第五卷	神兽传奇	198
一	神兽现身	198
二	神兽遗踪	204
三	书室飘香	211
四	目迷五色	219
五	神兽真相	226
第六卷	血字鬼咒	232
一	风水宝地	232
二	密室命案	237
三	同室操戈	247
四	血字玄机	255
第七卷	烟月诗社谋杀案	263
一	太白酒事	263
二	烟月诗会	272
三	诗友之死	282
四	连环谋杀	292
五	谁是真凶	300
六	柳暗花明	309
七	庐山面目	319
第八卷	梅花血玉	328
一	千年古玉	328
二	市井命案	336
三	头颅异事	343
四	案中案	354
五	水落石出	360

第九卷 苏东坡三断白骨案	372
一 尘劳付白骨.....	372
二 书生苦信书.....	378
三 复入江湖手.....	388
四 既死何用埋.....	397
五 浊酒待君温.....	409
六 天高鬼神恶.....	418
七 但使荆棘除.....	427
八 何曾识机巧.....	434
九 零落存者谁.....	443
第十卷 花榜谋杀案之胭脂笺	448
一 胭脂信笺.....	448
二 五湖茶馆.....	457
三 樟树林中.....	464
四 七步香.....	469
五 玉壶冰.....	479
六 一醉轩.....	488
七 花榜阴谋.....	496
第十一卷 花榜谋杀案之梅花仙子	504
一 香消玉碎.....	504
二 正冠李下.....	511
三 欲惹色惑.....	519
四 花魁阴谋.....	529
五 多情余恨.....	536

第一卷 致命毒蛊

一 致命毒蛊

净洗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

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

这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被贬黄州后写的一篇《猪肉颂》。

“乌台诗案”结束，皇帝赵顼敕责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。宋元丰三年正月，苏轼携子苏迈并家人苏仁前往黄州上任，一路崎岖坎坷，心情甚为沉重，苏公暗叹道：“黄州食物贱，风土稍可安，既未得去，去亦无所归，必老于此。”主仆三人一路跋山涉水，行走了约莫一个月，到达黄州的时候已是二月了。那黄州在长江中游北岸，自隋唐以来，历为“州”、“府”、“县”驻地。将近黄州城，苏迈、苏仁不由加快步子，苏公身疲力乏，怎生跟得上？苏迈见父亲举步艰难，急忙过来搀扶。苏仁眺望前方，道：“老爷，前方不远处有一间茶肆，且去那里歇足吧。”

苏公望了望，点着头。主仆三一路前行，往茶肆而去。约莫行了一里路，近得茶肆前，只见一人出得茶肆，快步迎了上来，高声问道：“借问诸位客爷，一路上可曾见得有甚官宦家眷？”苏仁连连摇头，只道没有见着。那人道声谢，流水奔回茶肆去了。

但见那茶肆竹墙茅顶，木桌木凳，一杆破旧的旗幌随风微扬。苏公三人进得茶肆，就近边的一张桌子坐下。苏公坐定，把眼望临窗的一桌：围坐有六七个茶客，素巾锦袍，或饮茶、或言语，神情张扬，其中兀自有一名僧人，身着百衲衣，手执佛珠，慈眉善目，面含微笑，甚是安然。刚才那问讯的人垂手站在窗旁。

众茶客当中一人约莫四十岁，一身蓝衫，微眯双眼，正偏头来望苏公。四目相视，苏公心中不由诧异，暗道：“看此人衣着，不是平民百姓；又察看他的神

情举止，温文儒雅，气宇不凡，必非寻常之人。”苏公思忖着，早有店家过来，沏了三碗热茶。苏公口渴，急忙低头喝茶。

忽闻得有人道：“大人。”苏公顿时一愣，心中疑惑：“在这黄州何人认识我？”急忙抬头寻声望去，却是那桌的一个男子与他人言语，心中不觉笑道：“平日里听得耳中生茧，此刻只当是唤我，却不知今非昔比，兀自懵懂可笑。”又暗暗细细打量那人，约莫三十五六岁，脸容白净，一双眼睛似带三分笑，与他言语的人正是那蓝衫中年人，他既是大人，却不知是谁？

又闻得那人道：“莫不是那苏轼有事耽搁了不成？”那蓝衫中年人蹙眉思忖道：“或是如此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便是等候些时辰也无妨。今日难得潜德大师、朱溪教授、青苻居士同在，不亦乐乎。”一个儒者模样的人叹道：“苏轼者，今之大贤，却屡遭贬谪，险些因诗文失却了性命，如此岂不令我等读书人心寒？读书何益？想来想去，还是青苻居士逍遥自在呀。”那蓝衫中年人道：“朱先生何出此言？先生年前往京城一遭，岂非正是为读书而致力？”那朱先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若非书院诸多弟子，朱某怎会去京城？不定春后朱某又将往京城。”

那蓝衫中年人不觉好奇，正待询问，忽见一旁中年农夫模样的人手持酒壶，高声笑道：“来来来！徐大人、元大人、朱先生，并那将到黄州的苏子瞻，都是好酒之徒。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那苏子瞻虽还未到，我等且先饮一杯！”又一人哈哈笑道：“今日元某却是沾了苏轼的光，才得以饮你这青苻美酒。”这厢苏公听得清楚，原来是黄州太守徐君猷徐大人、通判元悟躬元大人。

那厢潜德和尚念道：“阿弥陀佛。你等不知贤士。贤士不在心中，却在眼前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不免惊讶，四下张望。这厢苏公急忙起身，徐君猷恍然大悟，流水过来，拱手道：“徐某心蒙眼花，怠慢苏大人了。”苏公急忙回礼道：“苏某乃罪废俗人，不想竟劳动徐大人并诸位，甚是惶恐。”

元悟躬拱手道：“是非曲直，世间自有公道。苏大人何必忧心？”朱溪道：“我等黄州布衣，久慕苏大人贤名，可惜无缘得见。今大人来我黄州，实是天公美意呀。”潜德大师稽首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无处不在。”青苻居士笑道：“诸位休再客套，苏大人一路舟车劳顿，甚是辛苦，来来来，且同饮一杯酒。”

徐君猷急忙引见众人，当先者是黄州通判元悟躬，曾为登州提举市舶司。苏轼拱手见过，那元悟躬温文尔雅，见到苏公，满目敬仰之情。苏公急忙施礼道：“苏某也曾到得登州，见过海市幻景。言及登州，苏某不由想起一桩事来。”元悟躬好奇道：“何事？”

苏公幽然道：“约莫四年前，苏某接得友人书信，说及登州太守郑浩然遇害之事，甚是叹息。”元悟躬嗟叹道：“不想苏大人还记得此事。元某与郑公素有私交，郑公为人刚正，颇有口碑，却不想遭匪人劫杀。登州官吏百姓无不愤慨，合力缉凶。凶身虽伏诛，但郑公却已长眠。至今日，知晓郑公者鲜矣。”众人听

了，无不感叹。

徐君猷见机，急忙引见青苻居士。徐君猷笑道：“青苻者，不知其名姓，自言青苻居士，闻人言他善书画，可惜未曾见得；又善酿美酒，也未曾品得。不过今日托苏大人之福方得一见，只是尚未入口，不知桂酒椒浆呀。”苏公急忙施礼，料想他不肯告知真名实姓，也不追问。青苻居士急忙施礼道：“徐大人说笑了。青苻，本姓龚，名璞之。年少时，漂浮三山五湖，到黄州之后，见此地人杰地灵，民风淳朴，便不肯离开了。”众人都呵呵笑了。

又有朱溪者，是黄州临江书院院主，颇有才学，数年来书院有多名弟子中举，名声大振。苏公急忙施礼。那朱溪道：“苏大人来我黄州，实我黄州之幸，也是我黄州读书人之大幸。”苏公连忙摆手，叹道：“朱先生之言，羞煞苏某了。”抬头之际，却见朱溪身后站着一个年轻后生，朱唇皓齿，眉清目秀，想必是朱溪的弟子。

那青苻居士早已斟满了酒，众人同举杯，唯潜德大师以茶代酒，苏公满怀惆怅，一饮而尽，一丝快意油然而生，高声道：“春风吹酒熟，友似汉江清。真是绝世佳酿呀。”众人举杯对饮，饮过之后，都赞不绝口。青苻居士又满了第二杯，适才苏公饮得急，第二杯便细细品来，但觉酒醇香甜美，其中隐含一丝药味。三杯过后，众人意犹未尽，可惜酒坛却已见底了。

一番寒暄后，徐君猷笑道：“因我黄州民贫地瘠，府衙羞涩，无处安置苏大人。城东有一定惠院，甚是幽静，暂且委屈苏大人了。不知苏大人意下如何？”苏公急忙谢过：“苏某初来黄州，有劳徐大人费心了。”徐君猷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苏公心中自是感激。古往今来，趋炎附势者何其之多，人情冷暖事何其之盛。你得势之时，他前倨后恭，唯命是听，唯唯诺诺，极尽媚态；而你失势之后，他避之唯恐不及，更甚者反戈一击，落井下石。苏公戴罪贬谪黄州，正是穷途落魄之时，徐君猷却不避闲言，以友相待，是真君子呀。此正是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

歇息片刻，徐君猷、元悟躬等引苏公前往定惠院。那定惠院，位于黄州城东三里许，依山而建，远眺长江，林木苍莽，宁静幽深。山上有安国寺，堂宇斋阁，庄穆深隐，晨钟暮鼓；山下不远处有临江书院，茂林修竹，隐闻琴声。苏公立于院门口，环视四下，心旷神怡，心中暗叹道：“我往来各路州府，有如浮萍，今至黄州，或将长住于此了。”

苏仁进得屋内，见房屋里外布置妥当，料想是太守徐君猷早已安排，心中不免感激。此正所谓：求人须求大丈夫，济人须济急时无。

苏公因受乌台牢狱之灾，心力疲惫，加之一路颠簸，身体甚是虚弱，次日便

病倒在床，十天半月不曾出院，苏迈在床前尽心尽力侍候父亲；苏仁则忙里忙外、奔上跑下。

且说这一日，苏公身体稍加康复，吃过早饭，道：“我来此已有些时日了，还不曾出院看看，今日自觉甚好，你二人便陪我四下走望走望，如何？”苏迈、苏仁点头唯喏。收拾一番，主仆三人正待出门，却听得院门外有人高声道：“徐君猷来访。”

苏公闻听，流水起身出门，只见徐君猷提着两尾鱼站在门口，他身后跟着两名家仆，家仆的肩头各扛着一袋米。苏公上前施礼道：“不想徐大人驾前来，苏轼有失远迎，还望大人恕罪。”徐君猷笑道：“苏大人来此半月，徐某因公务缠身，未来问候，甚感歉意。今日得闲，特送些鱼米来。”

苏公急忙谢过徐君猷。早有苏迈、苏仁上前接过鱼、米。苏仁心中喜道：“这徐大人果真细致体贴，我正愁将无米下锅了。”转念一想，心中叹道：“可怜我家老爷落得如此这般田地，竟要依赖他人周济了。”于是收了鱼米，又去烧水沏茶。

苏公邀徐君猷入得厅堂，二人坐定，苏公只道因生病卧床，故而未能到府衙拜谢徐大人。徐君猷闻听，连呼歉意，只道没有来探望，又问苏公可曾看郎中服药。苏公只道右手给左手把脉，遂书了药方，抓服了几剂。徐君猷甚是惊讶，道：“不想苏大人竟还通晓医道。”苏公呵呵笑道：“怎敢说通晓，不过知晓些皮毛罢了。”

二人便闲聊些琐事，其中说及黄州民风民俗。徐君猷道，黄州土地贫瘠，但民风淳朴，素来重文重教，民俗由是变，人才由是出。今当世名家苏大人至此，无异于锦上添花。苏公感叹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，甚么当世名家？如今只是落魄之人，但求一块田地，耕种度日，聊以养家糊口。”

徐君猷知他心凉，欲求安宁，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徐某也种得一块田地，颇有些收获，哪日苏大人得闲，可前往一观。”苏公喜形如色，道：“怎说哪日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便是今日，徐大人以为如何？”徐君猷笑道：“如此甚好。苏大人来我黄州已有数日，不曾细看清山绿水。西北有古赤壁战场，苏大人可愿去一观？”

苏公一愣，疑惑道：“莫非是曹公失利之处？”徐君猷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苏公疑道：“依我观众书，那赤壁当在江南，似乎不是在黄州？”徐君猷笑道：“苏大人言之差矣。建安七子之王粲，于《英雄记》中言：‘周瑜镇江夏。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，无船，乘箪从汉水下，注浦口，未即渡。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，艘有五十人移棹，人持炬火。火燃则回船走去，去复还烧者，须臾烧数千箪，火大起，光上照天，操夜去。’足见赤壁在江北；又者，此西去六十里有乌林镇，诸史皆有记载。唐李太白、杜少陵、杜牧之曾至此凭吊。足见此处便是三

国赤壁。”苏公笑而不言。

徐君猷、苏公出了定惠院，依林间石道而行，苏迈、苏仁等跟随其后。一路上土香叶绿、鸟语风声，苏公顿感神清气爽，不由深吸一口长气，叹道：“世间之处，人多则气浊，人稀则气清。”徐君猷笑道：“君猷以为，人多则气旺，人少则气衰。今天下之人，皆为旺而去。”苏公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徐大人此言不无其理。忆当年，我等都是从山野僻壤走出，不辞辛劳前往京城，欲谋取功名；而今日，又远离京城，想在山野僻壤中谋求一方静地。此即人生也。”

徐君猷哈哈笑道：“苏大人此言确有几分道理。你且看前方，便是临江书院，其中诸多学生，人人豪情万丈，个个苦读诗书，但求一日飞黄腾达，腰金衣紫，纡朱怀金，光宗耀祖。他等何尝有苏大人这般心思？”苏公侧眼瞥了儿子苏迈一眼，心中暗叹，不由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诗来。诗云：

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

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

苏公叹息时，忽然想起朱溪先生来，忙问道：“那朱溪先生可是在此书院开课？”徐君猷点头道：“朱溪先生满腹经纶，才气过人，年少时便是黄州四大才子之一，可惜时运不佳，入京赴考时，只道十拿九稳，却不想偏偏名落孙山，甚是愤慨，竟断了读书念头，任凭先生、亲朋、好友劝解，他始终不肯再赴京城考试了。真是可惜了一代才子呀。”苏公感慨不已，叹道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朱先生未得中举，不定是桩好事。苏某今日的下场，便是佐证呀。”徐君猷笑道：“朱先生素来仰慕苏大人，他每每教诲学生：为官者，当学苏子瞻。”苏公叹道：“惭愧呀惭愧。”

二人前行，近得临江书院，徐君猷道：“这临江书院本是一间私塾，开创者姓孔名孟，字临江，自言孔子后裔，收得几个弟子，其中一人中了进士，衣锦还乡之时，拜谢先生，又捐钱大修私塾。不几年，又有两三人中举，他等发达者又纷纷捐钱修缮私塾，慢慢便成就了今日的临江书院。孔孟死后，其子孔儒接掌书院，前后二十余年，又有数人登科，朱溪便是孔儒的弟子。孔儒众多弟子中，最得意者莫过于朱溪，可最失望者却也是朱溪。听人说，孔儒先生至死深以为憾。”

苏公连声叹息，道：“但凡一事，盼望的心愈大，失望的心亦愈大。上苍又常心怀叵测，捉弄无辜凡人，小则喜怒悲欢，阴错阳差；大则大起大落，生死离别。”徐君猷颇有同感，又道：“李太白道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朱溪功名未成，便在临江书院教书度日，孔儒亡故前，将书院托付朱溪主教。这朱溪潜心传道，不及数年，前后竟有举子二三百人，中进士者十余人，远胜于孔孟、孔儒父子。自此，临江书院名声大噪，黄州府诸县的学子蜂拥而至，都以入临江书院为荣。朱溪也将书院扩张，现已招募得十余名先生教授了。”

苏公一愣，道：“有这等事情？十余名先生？却不知他这书院有多少学子？”徐君猷笑道：“现有学子约莫七八百人。”苏公闻听，惊诧不已，心中暗道：“乡间兴学如此，恐国子监也不及呀。”徐君猷见苏公满面诧异，笑道：“徐某以为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唯人才乃兴国之根本。朱溪之法，当极力倡导。若如此，何愁我大宋不昌盛？”

苏公叹道：“徐大人所言甚是。平民百姓，唯望子弟读圣贤之书，学而优则仕，仕则光宗耀祖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！前千年如此，后千年想必也是如此吧。”徐君猷呵呵笑道：“苏大人这话，未免过于伤感了吧。苏大人虽遭一时不快，但终有一日必会被朝廷重用。”苏公苦笑一声，默然无语，心中叹道：“他等又怎知朝廷纷争的险恶呢？自古科考不知要害却多少人呀？”

原来，大宋之科举，科考科目甚多，有进士科、制科、词科等，有明经、三史、明法、童子、武举以及“三舍法”取士等等。宋朝进士、明经等科考分为州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。州试时，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干科考试，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考试。州试取中之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，这些考生便称作“举子”、“贡生”。省试后，皇帝亲自主持殿试。宋太宗时，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，即赐进干及第、赐进士出身、赐同进士出身三级等级，同时在琼林苑赐宴，称闻喜宴。庆历四年，宋仁宗令各州县设立学校，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，才能参加取解试。前科曾解送而落第者，在校学习可减为一百天。省试分试策、试论、试诗赋三场。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。不考帖经、墨义。宋神宗熙宁年间，王安石参知政事，实行变法，废除考诗赋、帖经、墨义。考生在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中任选一经，兼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每试四场，考试方式是试策、试论、及经文大义。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。国子监学生分为三等：上舍生、中舍生、外舍生三级。以考试的成绩及人品为升舍、应试和授官之根据。如果成绩优异，外舍生升为内舍生，内舍生升上舍生。如果考至上舍上等，即可直接授官；考至上舍中等的可入科举的殿试；考为上舍下等的，则参加科举省试。史称“三舍法”。神宗病死，哲宗继立，司马光入朝执政，遂废除各种新法。元祐四年，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，罢试律义。诗赋进士，须在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中任选一经；经义进士须选习二经。两种进士都以四场成绩定高低。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，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，名次则参考试论成绩评定。哲宗亲政以后，否定司马光的做法。绍圣元年，进士罢诗赋，专习经义。

徐君猷指着临江书院，道：“朱溪曾与徐某说过，苏大人至黄州，望能到临江书院讲学。”苏公连连摇头，道：“苏某乃是戴罪之人，今若令苏某言语，岂非教唆使坏，误人子弟？不可不可。”徐君猷摆了摆手，道：“不言朝政，但说些诗词歌赋，又将如何？”苏公叹道：“徐大人怎不知晓：苏某便是因诗词而获

罪呀。”

徐君猷愤然道：“苏大人之辞赋，曲尽其妙，可比李杜，压倒元白，天下皆知。然今世竟有所谓儒学大家妄言子瞻不善填词，实为可笑之至。”苏公苦笑：“那些阿谀奉承、媚上恶下的辞赋，苏某确不善作呀。”

正言语间，却见自临江书院内冲出两个人来，险些冲撞了徐君猷。那二人急忙收势，见着徐君猷，惊恐道：“徐大人，出大事了。”徐君猷诧异道：“刘相覃，何事如此惊慌？”苏公看那刘相覃，心中醒悟：原来正是那日立朱溪身后的年轻人。

那刘相覃脸色苍白，哆哆嗦嗦，惊恐道：“徐大人，朱先生死了……”徐君猷、苏公闻听，大惊失色，急忙入得临江书院，刘相覃头前引路，穿过坪场，绕过学堂，径直奔往东厢房。行走中，苏公张望左右，暗自惊叹：这临江书院好生之大。

到得东厢房院内，只见数十人聚集在门前，议论纷纷，廊阶上有两名学究奋力挥手，正言语甚么。刘相覃挤上廊阶，高声道：“徐大人到了。”众人都回头张望，急忙闪出一条道来。两名学究急忙下得阶矶，上前施礼。徐君猷识得这二人，乃是先生温七、齐礼信。

苏公见那齐礼信先生有些神情倦怠，不知为何。徐君猷急切问道：“朱溪何在？”温七哆哆嗦嗦，手指厢房道：“大人，朱先生的尸身便在室内。”苏公抬眼望去，却见上方悬一匾额，上有“不倦堂”三字。徐君猷快步上了阶矶，推开房门，入得室内。苏公急忙跟将进去。众学究、学子不免好奇，纷纷跟挤，早有徐君猷的随从将众人拦住，高声喝道：“徐大人勘验现场，闲杂人等都退避。”

人得堂来，但见堂正面壁上悬有孔子画像，左右又有画像，乃是孔孟、孔儒。画像左右又有字轴，乃是“学而不厌”、“诲人不倦”八字。画像下有檀木桌，左右各一把太师椅。堂两侧又各有两把交椅，交椅之间是茶几。左壁有一道门，垂有竹帘，通内室，是朱溪书斋、卧室。掀起竹帘，书斋中临窗是一张案桌，摆有笔墨纸砚；案桌旁又有一红木琴桌，上搁一架焦尾古琴，琴旁焚有香炉；左壁置放两个书橱，上下数格，内叠着甚多书籍卷册。书橱两侧各悬一副字轴，一壁悬有两幅画轴。掀开竹帘，是卧室，室内临窗右侧是木床，悬有一顶蚊帐，室中有一张四角木桌，四把木椅，桌上有一把茶壶、四只茶碗，临窗又有一案桌，较书斋案桌小，也摆有笔墨纸砚、信札文书等。墙角有双门衣橱，衣橱双门雕有花鸟。透过窗格，但见满目翠竹。

床上被褥凌乱，尤有一角垂在床沿，床榻上卧着一人，两眼圆睁，面容狰狞，七窍流血，甚是可怕。徐君猷看得清楚，死者正是朱溪。苏公环视四下，小心察看小桌上的茶壶茶碗。徐君猷俯下身，细细察看尸首，半晌，方站起身来，嘀咕道：“似是中了剧毒。”苏公左右斜视茶壶，又察看茶碗，凑近前去，轻嗅

三四下。徐君猷环视四下，想找寻遗言信笺，却未见一张半页。

苏公近得尸首边，道：“大人可遣人去唤仵作前来。”徐君猷连连点头，急忙呼唤门外一名随从，令他速回府衙，又道：“苏大人且看这尸首，口、眼都张开着，其面紫暗，嘴唇紫黑，手足指甲俱呈青暗，他的口、眼、耳、鼻间都有血出。可见是中毒身亡。”苏公俯身细看，微微点头道：“确似是毒发身亡。”又寻查地上。

徐君猷又道：“但凡服毒，毒性有急缓，或当即发作，或早晚发，若隔一两日才发。”苏公道：“凡服毒者，或有翻吐，或吐不绝，徐大人且看四下，并无呕吐污物。”徐君猷四下张望，过如苏公所言，不由思忖道：“看来，此毒非同寻常，甚是厉害。”苏公道：“依徐大人之见，当是何毒？”徐君猷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徐某不甚清楚，待仵作勘验后便可知晓。”

苏公道：“凡毒者，如砒霜、金石药毒、果实毒、菌蕈毒、虫蛇蛊毒等，症状各异。依苏某看来，朱溪所中之毒似是虫蛇蛊毒。”徐君猷把眼望苏公，将信将疑，又回身细细察看尸首，伸手拨开朱溪的头颅，猛然见得脖颈处有异样，急忙道：“苏大人快且来看。”

苏公俯身下来，却见两处黑点，呈八字状，痕点四下已然黑肿，且有淤血。不由一惊，道：“乃是毒蛇所噬。”徐君猷不觉一愣，道：“苏大人怎知？”苏公道：“苏某在江南游荡多年，识得些乡间毒蛇。毒蛇噬人，伤处有一双或三、四齿痕，且齿痕四下有肿胀，并有麻木疼痛之感，或有淤斑血泡。若是无毒的蛇，只余两排锯齿痕迹。朱溪尸首这般情形，当是竹叶青蛇所噬。”

徐君猷一惊，抬眼望着窗外翠竹。这竹叶青蛇体背草绿色，常隐于草丛中、盘于青竹上，因颜色相似，一时难以辨别。徐君猷思索往日常与友人信步嬉戏于竹林中，不由一阵后怕，思忖道：“莫不是朱溪先生夜间忘记了关闭窗格，不想那毒蛇溜将入室，故而酿成此祸？”苏公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徐大人此言差矣。”徐君猷不解，问道：“苏大人以为这是怎生回事？”苏公不言语，指了指衣袍。徐君猷一愣，而后恍然大悟：此时是二月底，天气甚是清冷，蛇蛙等尚蛰伏在地，不曾出洞！如此说来，朱溪并非是遭蛇噬咬。

徐君猷望着苏公，一脸茫然道：“徐某愚钝，以苏大人之见，朱溪究竟因何致死？”苏公皱眉思忖道：“观其症状，当是被毒蛇所噬。”徐君猷眨了眨眼，似乎不明白苏公言语的意思，皱起眉头，想了想，似有所悟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苏公平静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徐君猷脸色严峻，道：“朱溪乃是被人谋杀的。”

苏公追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徐君猷道：“此时节蛇虫蛰伏在地，不曾出来。那凶手伪造毒蛇噬咬症状，意欲误我等耳目，可惜他忘记了蛇虫有时节之变。”苏公手捋胡须，道：“若这伤痕是凶手伪造，可见凶手深谙毒蛇的习性。寻常人等，断然没有这般手法。若他深谙毒蛇的习性，又怎会犯此大错呢？”

徐君猷一愣，迟疑道：“苏大人如此言语，莫非认定此事不是人为？令徐某益发糊涂了。”苏公道：“万事万物，虽有常理，但也有悖常理之时。看似有悖常理，实则又在常理之中。”徐君猷不解道：“苏大人此言何意？何谓看似有悖常理，又在常理之中？”

苏公道：“白乐天任九州司马时，登庐山，畅游大林寺，时值暮春，江南芳华菲尽，而大林寺桃花嫣然盛开。白乐天见此情景，大感惊奇，于是写下《游庐山大林寺》一诗。只道是：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山中。细读此诗，颇有趣味。‘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’，此为何呢？似是有悖常理，实则在常理之中。庐山山势甚高，自下往上，由暖变凉，雨水变异，山上的桃花也因之而变化。”

徐君猷似懂非懂道：“说到此诗，徐某曾听沈存中沈大人论述过，他道：土气有早晚，天时有愆伏，诸越则桃李冬实，朔漠则桃李夏荣，此是地气不同之故。只是苏大人说及这些，与朱溪的死有何干系？”苏公道：“蛇蛙因寒而蛰伏，因暖而出洞，这是常理。若如山寺桃花一般，地气变异，蛇蛙蛰伏也会因之变化。”徐君猷醒悟道：“苏大人言之有理。那蛇定是因气暖而苏醒，故而袭噬了朱溪。”

苏公四下细细察看，近得床榻前，见得一个白布棉枕，便伸手取过棉枕，枕下并无一物，翻转来看，却见白枕面上有些脏迹皱痕。苏公细细辨认，似是指痕，正疑惑时，却见棉枕处垫被露出一段丝绸。苏公掀开枕头，取出那丝绸，置于掌上，却原来是一方绸帕，绸帕上绣有两只蝴蝶，张翅飞舞于数朵花上，惟妙惟肖，甚是精致。绸帕散发丝丝清香，苏公闻了闻香气，不由叹息一声，又去掀那棉被，猛然唬得一惊：只见那被褥下赫然盘着一条竹叶青蛇！

徐君猷惊诧不已，惊退数步。苏公寻得一根短杆，小心挑拨那竹叶青蛇，那蛇一动不动。苏公又拨弄数下，但见那竹叶青蛇稍有动弹。徐君猷疑道：“这蛇如此迟钝，怎生咬人？”苏公摇头道：“此刻如此，之前未必如此。”徐君猷思索道：“蛇应眠于洞穴内，何故到了这里？”

苏公点头道：“徐大人问的是，这就是朱溪丧命的原因。这蛇断然不是自行爬来的。”徐君猷皱眉道：“莫不是有人将僵蛇塞入朱溪的被褥内，待朱溪上床就寝后，那被褥内热热乎乎，僵蛇渐而苏醒过来，想爬将出来，朱溪或有察觉，从而惊触了毒蛊。这蛇便噬咬了朱溪的脖颈，朱溪迷糊中或未在意。待毒性大发，疼痛难忍，滚将下床，挣扎而死。”

苏公手拈胡须，道：“这蛇至此，或是朱溪自己携带来的，或是他人塞入，前者甚少可能。如徐大人推论，或是他人有意为之。”徐君猷恨恨道：“朱溪为人和善，颇有声望，甚么人想加害于他呢？”苏公眯了眯眼，喃喃道：“但凡谋害，必有其意图，只是我等尚无从知晓罢了。”徐君猷点点头，蹙眉道：“凶手

定是与朱先生熟识的人。”苏公捋着胡须，道：“自杀还是谋杀，还无法定论。大人当先令件作勘验尸首。”徐君猷又点了点头。

二人出了书房，至廊阶边，有书院先生温七过来询问情形。徐君猷叹息一声，实情相告，又令温七先生好生看护，待件作前来验尸。庭院中约莫有十余人，其中先生模样者四五人，其余都是学子。徐君猷与温七言语，交代书院事宜。

苏公环视书院，但见楼阁厅堂、竹林草坪，草坪端头有一堵白墙，墙面上书着“立德、修身、勤学”六个大字，每字约莫七八尺见方。苏公暗自感叹：苏某见天下书院甚多，如临江书院这般规模者，确实少有，又以立德、修身为本，这朱溪先生可谓真知灼见。若我大宋各路州府县郡都如此重教兴学，何愁我大宋不强？

苏公感叹之余，但闻得两位先生言语，一人道：“齐先生神色疲倦，莫不是昨夜又熬夜了不成？”另一先生正是齐信礼，他连连摇头道：“何曾熬夜？昨日头脑昏昏然，一早便倒头睡了。一觉醒来，天色大亮，此刻头脑兀自还有些昏然。”那先生叹道：“我等每日与书卷为生，经年累月，心劳甚重，又少于行动，故易多生内疾，不可小觑，故需加心留意，修身养性，调理内外。”

苏公闻听，不由思索起几位因病英年早逝的好友来，心中暗自感叹。就在此时，忽然瞥见一位先生偏头张望，脸上悄然闪过一丝冷笑。苏公心中疑云顿起，暗自留心察看那先生，那人约莫四十岁，着一身灰布衣袍，面目憨厚。

徐君猷与先生说罢，近得苏公前，道：“徐某素闻苏大人善察微知细，不知于此案有何见解？”苏公反问道：“徐大人有何高见？”徐君猷叹道：“徐某一团雾水。”苏公道：“却不知是何人发现尸首？”徐君猷道：“是温七先生。”徐君猷指点此人，正是适才与徐君猷言语的人。

苏公低声问道：“温先生身旁那着灰色衣袍者是何人？”徐君猷道：“乃是周中先生。”苏公又低声问道：“他二人与朱溪相交如何？”徐君猷疑道：“莫非苏大人疑心他二人？他三人是多年的好友。”苏公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徐大人多疑了。苏某不过是信口问来。徐大人可曾细问温七发现尸首的前后情形？”徐君猷点头道：“温先生一早不见朱先生，便来不倦堂，呼唤数声，不见回应，便想推门进屋，岂料那门竟然闭上了。”苏公好奇道：“那门自里面闭上了？”

徐君猷点头道：“正是。温先生不知何故，又叫嚷半晌，仍然不见回应，猜想出了意外，便唤来刘相覃等学生，拨开了窗格，进得屋去。”苏公问道：“他等可曾动过尸首？”徐君猷道：“闻温先生说，他等只是近前去看了一番，不曾动尸首。”苏公思忖道：“适才大人说他等是拨开窗格进得屋内，却不知是前窗还是后窗？”徐君猷指着廊下窗格，道：“是前窗。”苏公思索起后窗开启着，急忙道：“快且到后窗下一看。”

徐君猷遂唤来温七先生，令他引路。温七引徐君猷、苏公绕过厢房，入得竹林，竹林中有一条小径，曲折前行，不多时，便来得朱溪居室的后窗处。苏公环视四下翠竹，又见满地竹叶，近得窗格，细心察看，果然见得地上一凹处，且有滑痕。

苏公暗自猜想：“此印尚新，必是那厮自窗沿跳下，又险些滑倒，或是危急时抓得竹茎，方未跌倒。”思忖间，忽眼前一亮，看见枯叶间有一个物什，急忙拾将起来，却是一个葫芦状小瓷瓶，置于掌中，约莫中指长短，察看表面，显然是失落不久。苏公心中猜测：莫不是那凶手跃下时所遗失？

徐君猷近得前来，见得小葫芦瓷瓶，好奇道：“这是何物？”苏公使个眼色，急忙纳入袖内。徐君猷会意，不再追问。苏公又细心察看四下，无有发现。徐君猷见状，急忙说回去。

出竹林时，苏公问温七道：“温先生，闻徐大人说及，你与朱先生是故交？”温七黯然道：“回苏大人，小人与朱兄是昔日同窗，颇有交情。可惜小人时运不济，未能谋得功名，便在黄州城西五十里的赤岗书院糊口度日。自朱兄主教临江书院，请得小人前来帮闲，不觉间已有三年。正当我临江书院腾达之际，不想朱兄他竟……”言至此，温七伤感欲泣。

苏公轻叹一声，问道：“那周中先生与朱先生也是故交？”温七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算来也有十年交情了。我等前来临江书院，都是受朱兄所邀。”苏公问道：“先生可曾听说过朱先生有甚么仇家？”温七一愣，疑惑道：“仇家？朱兄为人甚好，何来仇家。苏大人何出此言？”

苏公不答，又追问道：“朱先生从未与人有过怨隙？”温七连连摇头，道：“朱兄为人温柔敦厚，温润而泽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精金良玉，明德惟馨，实乃我黄州名士。”苏公幽然叹道：“苏某初到黄州，朱先生曾亲往迎候，我甚是感激，早有拜见之心，岂料天嫉英才，从此殊途。”

徐君猷等人回到不倦堂前院，但闻得号啕痛哭声，有学生说是朱溪的家眷来了。温七急忙过去劝慰。徐君猷见得，不由叹道：“朱溪先生讲说授徒，爱人以德，又另辟新奇，壮大书院，见解颇为独到，黄州百姓，无论贫富贵贱，求学之风盛起，皆以子弟入临江书院为荣，以得朱溪先生教诲为荣。可惜今日朱溪西去，我黄州何人可承其衣钵呢？”苏公闻听，心中好奇，问道：“却不知朱先生用何新奇之法主教临江书院？”

徐君猷道：“临江书院非比其他书院学堂，朱溪招募学生，但凡聪明优异者，录用之，不但免却学钱，还补贴其生计费用，凡如吃穿住等。但有优异者，予以奖赏。譬如那刘相覃，自小聪明，可惜其父早亡，余下母亲高氏，家境甚是贫寒，哪里交得起学钱？他本已辍学在家，朱溪亲往刘家，说服高氏，不但免了他的学钱，反资助其家用。那刘相覃果然灵性慧性，勤奋好学，深得朱溪